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2 年 7 月 14-15 日)

1、瓦尔代俱乐部：分析俄乌冲突以来德国对乌政策

7 月 13 日，瓦尔代俱乐部发表其研究员阿尔乔姆·索科洛夫（Artyom Sokolov）撰写的文章《德国与乌克兰》。作者回顾了 2014 年以来的德乌关系，认为德国一直以与乌克兰关系为撬动自身在欧洲位置的杠杆，但未意识到此种战略的代价。2014 年以来德国在乌克兰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逐渐提高：德国在明斯克会谈中担任调解员和担保人，后来成为乌克兰的主要财政援助者，也为乌克兰的政府改革提供咨询服务。作为欧盟主导国及与乌克兰地理相近的国家，德国对乌影响相比美及欧其他国家有优势。舒尔茨上任后，有意一边维持对乌影响力、一边推进俄德沟通，还积极斡旋俄乌矛盾。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舒尔茨迅速与西方阵营统一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作者认为乌克兰危机对德国政策最首要的影响是推动德国再武装进程，未来国防军可能构成一支北约框架下的、可执行远程任务的进攻性武装力量。作者也指出了德国政策立场面临的多重挑战：制裁和冲突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难民问题；乌克兰对德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期望过高引发的双边摩擦。作者预测，尽管德国为了减少制裁对抗

的代价并保留乌克兰的经济潜力、希望尽管恢复和平，但无条件的西方团结令德国缺少回旋余地，而明斯克协议的失败也削弱了德国作为调解人和担保人的地位。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germany-and-ukraine/>

撰稿人：王秀珊

2、《国会山报》：印度愈难成为中国的重要竞争对手

7月13日，《国会山报》发布哈德逊研究所南亚和中亚部主任侯赛因·哈卡尼（Husain Haqqani）、印度和南亚“未来倡议”主任阿帕纳·潘德（Aparna Pande）的文章《印度经济无法与中国竞争——这应该引起美国决策者的关注》。文章指出，多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希望借印度崛起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但印度经济增速不及预期及其同中国的巨大差距令西方感到失望。根本上看，高经济增长率基于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和不断开放的国内市场，而印度吸引到的外国投资规模却十分有限且呈下降趋势。2019至2021年，流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总额比重从3.4%降至2.8%，而中国所占份额却从14.5%上升至20.3%。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在于印度恶劣的营商环境破坏了外商投资意愿。据美国务院投资环境文件，印度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经商之地”（a challenging place to do business），经济自由指数低于亚太及世界均值。该国较高的关税、不合理的国内税收政策和不

透明的经济执法行为使许多外商在印经营陷入困境，或与印度政府产生严重税务纠纷。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投资不足将对印经济增长率产生消极影响，再加之人口问题的持续加剧，印度很难实现自身发展目标并成为中国的重要竞争对手。对此，美西方决策者应将印度的经济政策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关注。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3557750-indias-economy-cant-compete-with-chinas-and-that-should-concern-us-policymakers/>

撰稿人：许卓凡

3、《经济学人》：民主党人需觉醒

7月14日，《经济学人》发表封面文章《民主党人需觉醒》。文章指出，拜登作为美国总统的支持率和党内评价低迷，其上任以来成绩不理想，这或使特朗普在2024年选举重回白宫。文章强调，美国的病态民主急需得到修复，但这种修复不会来自拥护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本应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守护者，然而在其言论和运动中也出现了极端倾向。如保持该极端倾向，民主党或将文化战争的胜利议程交还共和党。文章反对民主党的三种“迷思”：首先，进步选民可组织形成社会革命，事实上少数族裔和工人阶级在多种议题上难以达成联盟；其次，赢得中间派选民不重要；最后，

最大的迷思是民主党的进步只引起反对派的反感，而事实上许多中间选民也认为民主党许多理念不切实际。近来民主党人有温和迹象，然行动还不够快。拜登需更清晰地在犯罪率、移民、种族等议题上表达立场。关注中间选民不仅是一种政治策略，或是治疗美国民主的开始。若不想特朗普带领的共和党重来，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就必须结束。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2/07/14/the-democrats-need-to-wake-up-and-stop-pandering-to-their-extremes>

撰稿人：李晓暖

4、《原子科学家公报》：俄乌冲突后的国际军备控制前景

7月13日，《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网站发布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斯蒂芬·辛巴拉（Stephen J. Cimbala）和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劳伦斯·考伯（Lawrence J. Korb）撰写的文章《乌克兰冲突后军备控制的复苏：为何〈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依然很重要》。文章称，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国际核军备控制已遭遇美俄核对话瘫痪的严峻挑战，尽管乌克兰问题解决后恢复军控架构面临多重挑战，但将中国纳入，重启军控谈判依旧必要。拜登总统同意续签《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在重启核军控进程方面作用有限。New START 设定的美俄

处于战斗部署状态下的武器数量上限实际上低于两国实际部署的弹头等武器总数；且美俄分别侧重潜射弹道导弹（SLBM）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也呈现出双方力量结构不对称。冷战中后期至今，两国领导人在制定核威慑政策时面临的政策目标设定与对手意图评估的难题至今悬而未决，由于缺乏冷战中的核危机的警告效应，未来核大国互动时可能不如从前谨慎。作者提出当今国际核军控架构面临的四大挑战：中国核力量现代化；新兴技术如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武器、网络和太空技术；美国的防务预算投入限制；全球核扩散风险。从军事和政治角度考虑，美国都不应放弃核军控政策。美国的地缘战略优先事项应是避免将中俄推向美及北约的持久对立联盟。美国同相关国家军界之间保持核军控对话将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

<https://thebulletin.org/2022/07/reviving-arms-control-post-ukraine-why-new-start-still-matters/#post-heading>

撰稿人：崔元睿

5、《外交学人》：美国重返太平洋的“新篇章”

7月14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了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合作伙伴倡议的特约作者帕特里夏·奥布赖恩（Patricia O'Brien）撰写的《美国重返太平洋的“新

篇章”》一文。文章结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最新发表的对太平洋岛国政策讲话、美国-太平洋岛国关系历史及近期太平洋岛国与域外国家互动，认为美国有振兴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巨大利益，但须以正确方式进行，最重要的是提高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素养水平。尽管哈里斯的讲话未提到中国，但其贯穿着对华竞争的主题。众所周知，美国长期以来对太平洋岛国较少关注，1987 年与 16 个太平洋岛国签订的《金枪鱼条约》、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及帕劳分别签署的《自由联合协定》至今少有进展和更新。太平洋岛国对此心知肚明。拜登政府试图给太平洋侨民贴上亚裔美国人的标签并未获民意，在美国人眼中亚洲和太平洋没有被清晰地区分对待。作者强调，哈里斯讲话、美国政策及美国公众的认知情况都暴露了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认知赤字，这是美国长期忽略该地区的结果，也使美国在此地影响力不高。就对华竞争而言，中国自 2006 年起便投资太平洋地区，而美国仍未充分关注。作者强调，只有对该地区进行更多的投资和支持，尤其是关于太平洋的文化教育和知识扩充，才能坚实与地区国家关系基础。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7/can-the-us-open-a-new-chapter-with-the-pacific/>

撰稿人：刘力凤

6、《外交事务》：拜登沙特之行的真正代价

7月14日，《外交事务》网站发表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阿格尼斯·卡拉马尔（Agnès Callamard）所撰文章《拜登沙特之行的真正代价——与 MBS 会面损害全球人权》。文章指出，拜登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BS）的会面表明美国支持人权的承诺是有条件和有选择性，将破坏美国建立全球共识的目标。沙特政府在妇女权益及言论自由等方面对其民众施压，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作为沙特政府侵犯人权模式的一部分，沙特王储曾下令谋杀记者贾迈勒·卡舒吉，象征着各国倾向于越过其边界来压制对手。美国对沙特的访问及其过去入侵伊拉克等行为，使俄罗斯将其行为与美国等同，并设法使非洲和亚洲的领导人及公众相信其侵略乌克兰的正当性。拜登不应独自与 MBS 会面，相反应与沙特人权捍卫者会面，并要求沙特结束对言论和结社自由的系统性打击，同时宣布永久停止出售沙特阿拉伯将在也门使用的武器。美国此次对沙特的访问是对人权的破坏，将进一步将世界推向深渊。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middle-east/2022-07-13/true-costs-bidens-saudi-visit>

撰稿人：罗柳青

7、《外交事务》：北约可以为乌克兰做更多事情

7月12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丹·奥尔特曼(Dan Altman)撰写的文章《西方过于担心乌克兰局势升级》。文章指出,由于担心激怒俄罗斯而引发更大损失,北约各国将其对乌克兰的帮助限于武器、资金、情报和制裁,并都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干预冲突。北约各国其实并不知道如何在避免与俄开战和援助乌克兰间取得平衡。作者认为,北约需要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具体战略。历史表明,只要不公开向俄军开火,或以北约名义部署军队进入乌克兰,北约就能在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为乌克兰提供帮助。在此条件下,北约主要有三种方式援助乌克兰:一是对乌提供更多武器,取消对援乌武器的限制;二是扩大制裁,例如进一步限制欧洲对俄天然气的进口;三是武装和资助国际志愿军,这些士兵将以乌克兰的名义加入到战场。第三种方式一直被北约所忽视,但作者认为,为乌提供国际志愿军是值得探索的方式,外国士兵或许能帮助乌克兰提高战斗技能、熟练使用先进武器,并且引起北约和俄罗斯直接开战的风险较低,进而得以更为有效地支持乌克兰。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kraine/2022-07-12/west-worries-too-much-about-escalation-ukraine>

撰稿人:钟少霓

8、《外交政策》：欧洲的谨小慎微难以解决其能源紧张

7月13日，《外交政策》官网刊登了美国海军研究生院教员、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布伦达·谢弗（Brenda Shaffer）所撰写的文章《欧洲的谨小慎微难以解决其能源紧张》。文章称，当前欧洲正处于严重的能源危机之中，只有通过更大幅度的政策调整方能摆脱危机。当前布鲁塞尔已加大从美国和中东进口能源的力度。但是，欧洲仍然对新的能源供应施加人为限制，并不切实际地执着于淘汰化石燃料的使用，这意味着欧洲不会与供应商签订长期合同。然而，欧盟另一方面正重新启用高排放的燃煤，因为获得煤炭供应并不需要长期承诺。这一政策是对欧盟减排目标的讽刺——限制新的天然气合同会导致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增加，从而增加了空气污染和碳排放。文章称，欧洲能源问题在乌克兰危机前就已经存在。尽管如此，大多数欧盟国家并没有改变方向，例如天然气供应商多样化或扩大储存。欧盟增加天然气储备有助于减少其能源脆弱性，但欧盟还需研究地缘政治对于能源的影响。在欧洲能源危机未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任何形势的暂时缓和都不应成为走政策回头路的理由。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13/europe-eu-energy-crisis-war-russia-ukraine-gas-oil-coal-nuclear-germany/>

撰稿人：杨博

9、东亚论坛：日本对技术民族主义的态度有待观察

7月13日，东亚论坛网站发布东京多摩大学规则制定战略中心副主任、美国太平洋论坛高级顾问布拉德·格洛瑟曼（Brad Glosserman）所撰文章《日本对技术民族主义的态度尚未明朗》。文章指出，日本国会于今年五月通过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是该国应对地缘政治竞争的最新举措，由弹性供应链、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公私合作促进创新强化技术基础以及秘密专利四大支柱构成，基于战略自主和战略必须两种逻辑制定，有助于降低日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脆弱性，提高重要性。但是作者也认为，日本在国家安全政策中强调经济安全存在负面影响：首先，法律或助长重商主义。有批评者认为，法律对国家安全进行了宽泛定义，并赋予财政部自由裁量权，这是实施保护主义、促进重商主义和强化官僚权力的做法。其二，日本正在开展的多边经济合作可以抗衡保护主义趋势，日美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已成为日本的优先事项。但是，经济安全法中安全审查制度和新兴技术识别机构的议程尚未明确。自民党在一份关于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建议草案中甚至未使用“经济安全”的表述，这表明现阶段日本还是倾向于模糊化这一概念，而日本政府对保护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的态度有待观察。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07/13/japan-flirts-with-techno-nationalism/>

撰稿人：吴子浩

10、《外交学人》：俄乌冲突使中亚经济体陷入困境

7月4日，《外交学人》刊登了由执行主编凯瑟琳·普茨（Catherine Putz）撰写的《俄乌冲突使中亚经济体陷入困境》一文。文章指出，中亚与前苏联贸易网紧密相连，这导致中亚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面临被制裁的问题。美国政府最近的一份警告指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18个国家已被列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可能用来逃避制裁的“转运点”名单。国际清算银行也确定了特别值得关注的商品清单，这些商品可能会被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用于进一步提高其军事和国防能力。因此，中亚公司如果与被制裁的俄罗斯公司做生意，将面临巨大风险。同时作者也指出，美国在中亚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强调将尽量减少制裁对该区域经济造成负面影响，5月，布林肯接待了哈萨克斯坦外长穆赫塔尔·蒂勒伯迪（Mukhtar Tileuberdi），随后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Donald Lu）访问中亚。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将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制裁的影响，增加美国企业在此地区的投资或许是一种可能性。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7/russias-war-puts-central-asias-economies-in-a-difficult-position/>

撰稿人：李海瑄

11、《国家利益》：美国应该允许韩国或日本拥核

7月12日，《国家利益》杂志在其网站发表芝加哥伊利诺大学国际关系韩裔美籍教授崔升焕（Seung-Whan Choi）的文章《时机成熟：为什么日本和韩国应该拥有核弹》。文章指出，近年来，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巨变，美国的全球霸权逐渐衰落。在东亚地区，美国越来越难以仅靠自身应对中国和朝鲜带来的安全挑战。因此，作者认为，美国是时候向日本或韩国转移安全责任，使其与美国共同应对东亚地区的安全威慑，并进而促使整个亚洲地区的盟友承担起安全责任，而不是继续“搭便车”。作者认为，美国可能更倾向于允许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的责任承担者。第一，韩国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背着美国秘密发展核武器计划，而日本尽管保留了必要时进行核试验的技术能力，但却从未秘密采取行动。因此，美国可能认为，日本比韩国更可靠。第二，韩国政府的政策连贯性比日本差。在韩国，保守派总统的政策主张往往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若其五年总统任期结束后，接任的是进步派总统，其很可能拒绝将核武器作为一种可行的安全选择。相比之下，自1955年以来，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政策连贯性更强。第三，与日本相比，韩国在中国拥有更大的经济利益，它可能更不愿意代表美国平衡中国的崛起。第四，

在威慑或对抗中国和朝鲜方面，韩国舆论可能会比日本更强烈地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作者最后强调，为了应对东亚地区的威胁，美国应该停止阻挠其在东亚的两个关键盟友的独立核武器计划。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ime-right-why-japan-and-south-korea-should-get-bomb-203493>

撰稿人：聂未希

撰稿：李海瑄、聂未希、吴子浩、杨博、钟少霓、崔元睿、王秀珊、罗柳青、刘力凤、李晓暖、许卓凡

核稿：贺刚、袁微雨、王静姝、周武华